

「喜劇大師」陳佩斯時隔27年重回大銀幕自編自導自演力作《戲臺》，今日正式在香港上映！該片風格幽默敘事精巧，在內地上映期間票房收逾4億元人民幣，成為暑期電影票房黑馬！《戲臺》被譽為陳佩斯的代表作之一，承載了他作為喜劇大師的招牌魅力，更獲提名第20屆長春電影節「金鹿獎」的最佳電影及最佳剪接。內地評論指出，觀眾看完《戲臺》後大多會先感興奮，隨後卻會感受到一絲心酸，影片既有對舊社會的諷刺，也見證不同時代「戲如人生」的意味。

●文：蕭瑟



●影片由「喜劇大師」陳佩斯自編自導自演。

陳佩斯回歸大銀幕力作《戲臺》

姜武
黃渤

▼電影中《霸王別姬》這齣戲接連發生意外，一連串荒誕又幽默的故事隨即上演。



●《戲臺》改編自同名話劇。



●黃渤飾演包子舖夥計，姜武(左)飾演大師。



▶尹正飾演金嘯天。



▶陳佩斯的兒子陳大愚(右)在戲中演徐明禮。

改編自同名話劇的歷史喜劇電影《戲臺》，故事發生於民國年間，戰亂頻發。五慶班班主侯喜亭（陳佩斯飾）帶着一眾名角來到德祥大戲院準備演出《霸王別姬》時，大批觀眾都在翹首以盼聞名全國的台柱金嘯天（尹正飾）亮相，可剛攻城稱王的洪大帥（姜武飾）卻偏偏指名讓包子舖的夥計「大嗓兒」唱《霸王別姬》。眼看戲班的招牌就要毀了，前台戲迷嚷着退票讓戲院吳經理（楊皓宇飾）苦不堪言，後台洪大帥持槍鬧事更讓人嚇破膽！前后台後都亂作一團，男旦鳳小桐（余少群飾）、教化處處長徐明禮（陳大愚飾）、懷有異心的六姨太（徐卓兒飾）等人都被捲入這場令人哭笑不得的鬧劇之中……台上霸王聲聲唱，台下荒唐眾生相，既要保住戲班飯碗，又要哄好台下觀眾，大幕拉開之後，到底這場戲要怎麼唱？

劇組早前出席宣傳活動時，陳佩斯面對滿場掌聲，即感慨萬千：「大家喜歡，我就快樂。」這種簡單而真誠的表達，讓人感受到他對創作的熱愛與堅持。陳佩斯亦表示：「只要大家能在戲裏找到點什麼，我們的努力就值了。」這部電影不僅是陳佩斯重返銀幕的作品，更是對喜劇藝術的致敬。而黃渤談起角色時，笑稱今次是一個「特別純粹」的角色：「演着過癮，毫無負擔。」姜武亦興奮地分享了自己對角色洪大帥的理解，表示在陳佩斯的

導演下，演繹這個角色是非常過癮。而尹正則稱讚本扎實，強調導演的藝術創作是無可挑剔的。無論是從演員的表現，還是電影的深度來看，《戲臺》都讓人期待不已。

「文」「化」須隨社會而變

現年71歲的導演陳佩斯，1984年於央視春晚演出小品喜劇《吃麵條》後一炮走紅。陳佩斯表示初創小品喜劇是因為「快」和「新」，事實上他也經歷過有不少劇本被製片廠拒絕。陳佩斯的父親陳強是電影表演藝術家，曾主演《紅色娘子軍》《白毛女》等經典影片。陳佩斯在訪問中談到脫口秀（Talk Show）跟自己的傳統喜劇時，表示其實兩者分別不大，前者就是多了英文單詞，以及一些他們聽不懂的單詞，可都是符合喜劇規律、觀眾接受的、把自己改造成一個新的自我，其實都是行為藝術。談及自己創作小品的時候一向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，而脫口秀是比較

快的類型，陳佩斯表示有多點時間製作當然是好，可是現今的孩子都很聰明，懂得如何把淺易的事物去深化，像「小品」那樣的已經不符合社會要求，必然會被淘汰。科技極速發展，換臉技術這麼先進，陳佩斯認為未來AI一定會代替人類演員。談到傳承與創新，陳佩斯表示若是硬要改革，改革以後都不知道「本」從哪裏來！他認為，「文」、「化」必須要隨着社會自然而變，不能強求去改變。

對於以前在訪問中有說過陳大愚（陳佩斯的兒子）沒有喜劇天分，陳佩斯表示喜劇本來就不需要天賦，「藝」就是技能的意思。而陳大愚表示沒有因為父親的說話而不開心不服氣，讓時間去證明就好了。被問到有關導演父子倆開了個短視頻頻道，陳大愚表示某程度上他也有逼着父親去做短視頻，但現在感覺有些後悔做了這些短視頻，認為長期來說是對人群沒有益處的形式、技術，當大家習慣了這些短視頻，就沒法靜下來去深度思考。然後大家的語言就備受局限，認知便會有偏差，所以這工具（短視頻）對大家來說到底是否有益，他內心也在糾結，在思考。

送《戲臺》換票證

香港 文匯報

由英皇電影發行送出《戲臺》電影換票證30張予香港《文匯報》讀者，有興趣的讀者們請掃二維碼下載文匯App，並在App內的「意見反饋」欄目下留言，或剪下《星光透視》印花，連同貼上\$2.2郵票兼註明索取「《戲臺》電影換票證」的回郵信封（填上個人電話），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香港《文匯報》副刊部，便有機會得到換票證戲飛兩張。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

星光印花

掃描下載文匯App

和平如孩童般，終將回到我們面前

影評不設防

銀幕上炮火紛飛，談判桌前暗流湧動。一句關於和平與孩子的哲思台詞，道盡了任何時代戰爭與和平的全部意義。

我從第一部志願軍的《雄兵出擊》到第二部《生死存亡》，再到第三部最終章《浴血奮戰》，連續寫了評論。炮火可能會再次驚醒每個觀眾，但那句「和平就像一個小孩子，總是會轉到你面前……」卻是我們最終對戰爭與和平的思考。

當《志願軍：浴血和平》裏中方談判代表團翻譯隊長林月明（宋佳飾）望着在中立區奔跑的朝鮮小男孩說出這句話時，硝煙瀰漫的戰場仿佛瞬間安靜了。這句充滿詩意哲思的台詞，是陳凱歌導演對和平的深刻詮釋——它如孩童般純真、珍貴且充滿生機。

《志願軍》三部曲的宏大敘事，從「為何而戰」的《雄兵出擊》，到「以戰止戰」的《存亡之戰》，再到「邊打邊談」的《浴血和平》，完成了對抗美援朝戰爭的全景式呈現。

陳凱歌在接受《環球時報》專訪時道出拍攝初衷：「這70年的和平是付出了很大代價才換取的。」這一主題貫穿三部曲，成為影片靈魂。與聚焦

單一戰役的傳統戰爭片不同，陳凱歌選擇從國際博弈角度展開敘述，他不僅展示戰爭的慘烈，更致力於探尋和平的價值。

影片中，無數志願軍戰士用生命詮釋了和平的代價。貫穿三部曲的戰士孫醒（陳飛宇飾）和保衛排排長姚慶祥（彭昱暢飾），在《浴血和平》中以「憋屈」的方式犧牲——他們嚴格遵守「中立區不得開槍傷人」的規矩，卻被無視規矩的敵人殺害。有戰士在家書中寫道：「打仗嘛，就會有犧牲，如果萬一我不幸，你們不要悲傷流淚，應該高興，更要自豪，你們有個像樣的兒子，『最可愛的人』。」這些年輕的生命，用鮮血染紅了戰旗，只為換取後代和平的生活。「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，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，未見其面，卻受其恩。」

《浴血和平》拍出了最難的一部分——談判桌前後的交鋒。影片花了大量篇幅展現中方在停戰談判及對外交流時始終保持誠意、遵守規矩、堅韌克己、不卑不亢的不易。

為什麼要和敵人談判？還要主動秉持歡迎、真誠的態度？影片中，從談判代表到翻譯隊隊員，一開始對此都不理解，甚至展現出抵觸情緒。面對美軍的不斷挑釁和使絆子，中方談判人員展現出驚人的克制與智慧。追求「霸道」很簡單，只需要不擇手段追求勝利；追求「王道」卻很難，在弱小時不能低頭，在強大時不能妥協。正是志願軍上上下下堅韌不拔，並始終堅持「道義」，才最終讓對手心服口服。「和平就像一個小孩子，總是會轉到你面前」，之所以打動無數觀眾，是因為它將抽象的和平概念具象化為鮮活的生命。

影片中，林月明與李曉（張子楓飾）用女性特有的柔軟與堅韌相互依偎、鼓勵。她們的羈絆超越「戰友」，更像一場雙向的救贖。支撐她們走下去的，是心底那一個堅定的信念：和平終會衝破硝煙，抵達這片土地。陳凱歌通過電影想要告訴觀眾的是，和平並非理所當然。看看當今的世界各種紛爭才明白，和平是很寶貴的，甚至需要一國的軍隊、戰士用自己的鮮血凝結而成。

影片最後，當《我愛你，中國》歌聲響起，我再次淚流滿面。這不只是激動，還有驕傲——因為只有強大起來後，我們說的每一句話才能讓對方認真思考。和平如同那個在中立區奔跑的小孩子，即便暫時消失在視野中，也終將再回到我們面前。它需要我們用實力捍衛、用智慧守護、用鮮血換取、用信念等待。這或許就是陳凱歌通過《志願軍》三部曲，最想告訴我們的。

●何佳霖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

《劇場版 - 鏈鋸人：蕾潔篇》我們，還會擁抱會痛的幸福？



藤本樹筆下的《鏈鋸人》首次登上大銀幕，《劇場版 - 鏈鋸人：蕾潔篇》（見圖）是講述電影中角色之間的關係，猶如由「慾望」、「謊言」與「純真」交織而成的無形鎖鏈，既致命卻又難以割捨。

電影承接電視動畫第一季，描述主角淀治與夢中情人真紀真約會後，以為自己終於可以過着正常生活，怎知他在咖啡店遇見神秘少女蕾潔。對一直追求平凡愛情的淀治來說，蕾潔彷彿是上天賜予的禮物。然而，這份甜蜜的背後，卻隱藏着殘酷的真相……顧名思義，電影《蕾潔篇》的核心矛盾，就是主角淀治（戶谷菊之介聲演）與神秘少女蕾潔（上田麗奈聲演）之間的關係。

淀治是個思想單純的少年，人生目標很純粹，就是追求「普通的愛」與「平凡幸福」。他對蕾潔的好感，源自最原始的生理吸引與對親密關係的懵懂渴望。他的「純真」不是道德上的潔白，而是未經社會化的直率特質。這種純真，意外成為解構蕾潔「人性實驗」的關鍵。

至於蕾潔，本質上是一個「空殼」，為了完成任務而



接近淀治，試圖透過「模仿」與「學習」來理解人類情感。她記錄淀治的心跳、分析他的言語，如同科學家觀察實驗樣本。最矛盾的是，一個原本沒有感情的存在，竟要學習最需要感情的「愛」。在「理性學習」與「感性萌發」之間，蕾潔逐漸走向崩潰。

兩人之所以緊密相連，只因他們各自成為對方的「鏡子」與「解答」。淀治是蕾潔研究「何以為人」的唯一樣本；而蕾潔則是淀治實現「普通戀愛」夢想的最接近對象。一個出自真誠的慾望，另一個源於虛偽的計算。當「真實」與「虛假」相互碰撞，產生的火花既能點燃愛苗，也可能引發毀滅性的爆炸。

如果說蕾潔是淀治在愛情上的對照，那麼早川秋就是他在「生存方式」上的反面鏡像。早川秋與淀治之間，呈現出「秩序」與「混沌」的碰撞，兩者形成奇妙的互補關係。早川秋的責任感在某程度上成為約束淀治這頭野獸的韁繩，而淀治的純粹，也在無形中衝擊着早川秋被仇恨束縛的內心世界。

電影最後留下的，不是勝利的歡呼，而是一個回盪在鏈鋸轟鳴聲中的提問：當愛與毀滅相伴而生，我們是否還有勇氣去擁抱它？

●文：徐逸珊

《凡人修仙傳》楊洋演活角色

光影宇宙

《凡人修仙傳》（見圖）是由楊陽執導，楊洋、金晨、汪鐸、趙晴、趙小棠、李乃文、金士傑、吳樾、胡宇軒等人主演的古裝仙俠劇。該劇改編自忘語的同名小說，講述了一個資質平庸的山村窮小子韓立（楊洋飾），在機緣巧合下進入修仙門派，依靠自己的謀略與謹慎，一路不斷努力突破、熱血修仙的故事。

楊洋的古裝造型好有仙味，對於韓立的形象可謂1:1還原，也保留了原著的味道。而該劇採用實景拍攝並大量運用航拍鏡頭，為劇集增色不少。在道具設計中也融入傳統文化元素，在黃楓谷掩月宗仙人所乘坐的飛行物，靈感源於中國古代畫卷裏的「棧」，用樹根或者是樹的截面去製作，在天空中遨遊可飲茶飲酒、吟詩作畫，故稱為「仙人乘槎」，令觀眾增強代入感。

在改編的過程中，劇集遵循「源於生活、旁徵博引」的創作理念，同時進行了現代化處理，以符合當下觀眾的審美。導演楊陽表示：「韓立是一

個毫無背景與資質的草根，在歷經重重坎坷後成功逆襲，憑借凡人之路踏上了修仙之路。在創作過程中，創作團隊首先剝離了傳統仙俠類型的華麗外衣，以一種大道至簡的態度來講述故事，使作品既蘊含現實主義的內容基因，又傳遞着浪漫主義的價值理念。」

《凡人修仙傳》以一種更為真實的敘事方式，描繪了少年韓立一路艱苦修煉中謀生、修行、成長的歷程。韓立在偶然中踏入修行之路，他遵守凡人初心，自立自強。如果說修行是該劇的顯性脈絡，那麼「遺憾」則是韓立在修行過程中隱性而深刻的情感底色。他修行路上的節點，都伴隨着某種「告別」。

劇中始終貫穿着一條傳統處世智慧的精神主線，從韓立、張鐵（胡宇軒飾）到墨大夫（金士傑飾）……再到台詞、對白的敘事節奏，都讓觀眾與人物的情感同頻共振。在韓立的身上，人們看見了一個更真實、更複雜也更堅韌的凡人形象。楊洋以出色演技演活角色，展現出他作為演員的魅力。

●文：光影俠

